

〔東洞先生遺稿下〕祭兒璿文

予旣葬兒璿于惠日峯下莊嚴院，乃設薄奠而告之曰：嗚呼兒兮，維延享丁卯夏六月十三日，爾生于皇都東洞寓居，父母親戚歡娛罔疆，余乃謂汝母及親戚曰：之子之生，惟天賜也。生醫育醫死醫，念哉，念茲在茲，爲甘草黃連大黃湯與之，再周時，顏色憔悴視深，僉曰：夫人古今異矣，恐不能乳，余曰：毒盡矣，奚不飲哉？且古人有言，曰人無於水鑑，當於民鑑，夫治法之戾古，千有餘年于茲，今欲試之於人，人懼不服，今天賜此兒，將使試之，天賜不受必有孽，益與前方，至十五日夜半，唯下藥汁而無他物，余曰：毒旣盡矣，乳之可也，乃復戒慈母曰：惟古今不異，此兒而有塊，則吾道熄矣，敬哉勿怠，自是後溲鞭，則以毒藥利之，若是四歲口無擇食，壯健赫々，今年八月痢疾大行，爾亦罹患，初血痢八十餘行，因爲瀉心湯與之，次日六十餘行而血止，唯下穢物不能食，唯飲砂糖水，五日痢減二十行，歎稀粥少許，次日又減二十行，飲食復常，冬十月六日爾發熱，八日戰慄惄揭，叫號失神一時所，余曰：兒無癟，必痘也，乃爲葛根湯與之，九日痘初出，色灰白，十一日出齊，痘陷下，不後洩一日，爲承氣劑與之不利，十二日痘變黑色，間如蛇皮狀，與承氣湯如故，十三日小洩亦不利，至戌少利，至寅後洩大利，痘黑變成赤，食進回漿，十四日午後貫膜，食進咬牙不愈，五六七日自若，聲嗄嘶，痘凸出水流漓，十八日戌刻寒戰咬牙呼余，聲嗄難辨，微聽之，則腹痛乞藥也，乃與熊膽而止，診腹中生塊，因作承氣大劑與之，二時所而大利，色如綠青，塊乃解，又氣急而喘，如馬痺狀，余曰：亡之，命矣！門人曰：藥可止乎？曰：吁！病未解也，死者命也，治疾者醫也，乃爲走馬湯與之，不徹，又合三劑與之，數吐白沫，氣急喘息乃愈，莫所復苦，至十九日申而沒，嗚呼兒兮，爾嚮乞藥，其聲在耳，今奚不答乎？仰視施枷，俛見器械，其物存，其人亡，心神恍惚身體解体，不知所歸也，始予之於痘，不別胎毒與天行，其論曰：生涯一發，非胎毒而何？比屋時患，非天行而何？今吾兒無胎毒也，汝若不死，我何以毒乎？歸天行乎？不可知也，余竊謂天地之間有此毒而行，譬如草木，有花而實者，有花而不實者，有實而不花者，有實而枯者，亦不可知也，唯醫治病治痘之道，在解毒耳，人甚何補？明之在汝，汝不死則我何以